

荒漠的恋歌

程 量



宁夏人民出版社

献 给

为治理黄土高原而献出过
青春和正在献出青春的人们！

绿色的飘带

——序《荒漠的恋歌》

唐
远
铃

作家不会遗传，却能潜移默化。不管你信不信，现实生活就是如此。

记得在1986年春天，我在为老作家程造之编小说集《草滩上的黄昏月》。有一天，我跟程老谈罢书稿事后，正起身准备告别时，程老用病后仍发颤的手握住我的手，眯动着一对小而有神的眼睛，用亲昵的口气说：“我那大小子也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怕我……我看不上了，望你能助他一把力，鼓励他写出来。”

对老作家的这一嘱托，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谁知程老连自己的小说集也只是看了清样就与世长辞了。这样，我在心里好像总是欠下了一笔帐似的。因为我有自己的顾虑：

程量是农学院林学系毕业的，在林业建设上虽获得过自治区科研成果三等奖，现为年青的林业工程师，可是从未见他发表过小说，这开笔就写长篇，驾驭得了吗？

许多事实提醒着人们，料想不及的事常

有发生。

不是嘛！1987年10月程量送到我面前的竟是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说句实话，我是抱着还帐的心情翻开了装订得极为精致的原稿——

奔腾咆哮而湍激的黄河裹着满身的黄色泥浆，愤怒地从腾格里大沙漠的东南角急擦而过；茫茫的腾格里大沙漠浩瀚无垠，起伏的滚滚沙浪似大海的狂涛，从黄河边上泛向遥远的天际，大漠的魔风时而抛扯起铺天盖地的沙幕，让人们就是站在沙漠的边缘，也会感到胆战心寒。然而，程量的小说背景就在这儿，小说中的主人公——决心改造沙漠的两代林业科学家就在这雁不落的大漠和恶水旁，展开了治沙的战斗；

只要哪儿有人在活动，那里就不是平静的港湾。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到今，总是那么痴心地想用知识造福于人类，然而一代人又一代人的美梦破灭了。直到新中国诞生后，万马齐喑的局面打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眼里充溢着激动的泪花。谁知中国的事情是难办的，当两代林业科学家决心要改造沙漠而变良田沃地时，一场艰苦卓绝的、全方位的争斗展开了；人间的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真正展开了一场灵与肉、情与爱的殊死大搏斗，老一辈为造林改造沙漠而骨埋沙丘，新一代林业科学工作者又毅然挺胸后继……

这就是程量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内容。我的心随着初稿的读罢而在微微地颤抖。虽然还有不满足之感，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于是我及时地向社领导作了汇报。

后来又历时两载，作者认真地三易其稿，最后征得作者同意，由我将书稿定名为《荒漠的恋歌》。

令我始料未及的另一面，作者的艺术功力竟不仅能驾驭长

篇，而且在创作方法上能有上乘的表现。《荒漠的恋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作者使用的创作方法也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却又不全然墨守成规，既继承了我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传统的东西，又能将西方可取的新东西揉合进作品中，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特色。比如，作者较为成功地把我国古典作品中的意识流和西方当代作品中的意识流巧妙地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而使得作品中所表现的现实生活显得更美更具有吸引人的艺术魅力，使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形象更光彩照人；此外，作品对腾格里沙漠变幻莫测的迷离奇观，描写得竟如诗一样柔情似水、如彩色油画般艳丽迷人。这与作者受其父酷爱收藏古今中外名画的艺术熏陶是密不可分的。

《荒漠的恋歌》在语言上虽有待修饰，但作为一部处女作品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精益求精，这是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诚然，摆在作者面前的路还是很长、很长。

是为序。

1990年2月25日

于银川新城

目 次

第一章 春天的信息	1
一 河边相遇	1
二 往事	8
三 心中的隐秘	15
第二章 跃跃欲试	19
四 缧绁	19
五 寻访郝满堂	25
六 何毅宏出师不利	31
第三章 城市生活	44
七 妹妹的心事	44
八 陷在爱情的苦井里	48
九 收获可怜	52
十 张珊的心思	54
十一 李晓华的妒忌	62
十二 薛尔康心底的秘密	66
十三 哲学与科学	72
第四章 继续前进	77
十四 得知一个暗示	77
十五 米又然的心计	78

十六	梁三老汉的求生意识流 与何毅宏的心相通	84
十七	杀了个回马枪	93
十八	干缺德事	97
十九	以物易物的交易, 梁三 老汉的痛苦意识流	104
第五章	问题	117
二十	酸劲与动物本能论	117
二十一	绝望的袁启龙	129
二十二	得来全不费工夫	138
第六章	爱的搏斗	145
二十三	暴雨中	145
二十四	爱的怪圈	157
二十五	两个姑娘的爱心	167
二十六	李晓华懂得了如何去爱	179
第七章	政治家	192
二十七	怀疑与回避	192
二十八	深刻反省	195
第八章	暗中帮助	211
二十九	处境改善前的心情	211
三十	一颗残忍的心	213
三十一	沉沦与恶作剧	219
第九章	薛尔康获得的纯洁爱情背后	228
三十二	他疑心是一潭污泥	228
第十章	闯祸	238
三十三	女毕加索的魅力	238
三十四	黄土罗曼司	251

三十五	骑虎难下	262
第十一章	一片骚乱	266
三十六	袁启龙失足	266
三十七	堕胎	271
三十八	以牙还牙	273
三十九	盗贼	280
四十	米又然起歹心	281
四十一	大河的情歌	284
四十二	噩耗与信号	291
第十二章	纯洁与低下	296
四十三	雪	296
第十三章	迷失的爱情	298
四十四	为哥哥的婚事暗鸣不平	298
四十五	李晓华婚前离去	302
四十六	“你真心爱她吗？”	308
四十七	爱的逆反心理	309
第十四章	新的爱情	315
四十八	何毅宏的魅力	315
四十九	巨大的诱惑	322
五十	晨曲	325
第十五章	泥石流	332
五十一	广播响，神婆跳	332
五十二	米又然下手	341
五十三	马玉宁推波助澜	345
五十四	心灵的搏斗：生之欲	354
五十五	风雨同舟	358
五十六	爱的熔岩	366

五十七	走火的子弹	373
五十八	论“红学”	377
五十九	薛尔康出走	381
第十六章	他在阑珊处	387
六 十	走出山谷底	387
六十一	袁启龙心中的阴影	391
六十二	从神经病人身上得到的启 示	398
六十三	墓地	403
六十四	篝火旁	405

第一章

春天的信息

一 河边相遇

197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缓。

早晨，解冻的河面上，浮冰发出清脆的坼裂的声响。翻卷着青黄色波浪的河水，冲破迷漫在河床上淡蓝色的薄雾，向远方灰褐色的黄土丘陵流去。

在苏醒的松软河岸上，一个男子迎着河水慢慢地向前走着。他不时凝望着河面的浮冰和波浪，用力煽动鼻翼，尽情地呼吸着迎面飘来的清凉、刺鼻的泥土气。一阵莫名的伤感冲动，迫使他弯下腰，掬起一捧湿润的泥土，闻着吻着，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上了眼眶。

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当目光凝聚在那片鹅黄色的丛林上空时，他心头的伤感似乎有所减轻了。在他打算向那个方向走时，又向黄河依恋地望了一眼，这时，他发现，波光粼粼的河面上，一只小船从上游缓缓地驶下来。

船的前端站着一位老人，他不停地挥臂向身旁的姑娘指指点点，讲述着什么，姑娘听着听着，掏出手绢擦着眼泪。当老人向岸上那片鹅黄色的丛林指点时，姑娘仰起了头，向远方眺望着。

渐渐地，船与岸边散步的那个男子，进入了同一条平行线。男子向他们随意招手致意。蓦然间，他的眼睛豁然一亮，几乎惊叫出声来。与此同时，船上的人也向他招手呼应，只见那姑娘急速解下蓝色的头巾，向岸边的男子拼命地挥动，随着她的雀跃般的呼喊，船靠了岸。

“毅宏！”船上跳下的老人和姑娘，同时向岸上的男子喊道。

“你们从哪里来？”何毅宏迅步跑向船边，说道，“乘小船太危险哪。”

在他们亲热地相互问候的时候，船后舱里跳下一个船家模样的老汉，走进他们中间，拍拍何毅宏的手臂说：

“小何，我的任务完成啦。”他向身旁的老人笑了笑，“几年没见面，都快不认识了。他们和郝书记在咱公社搞啥调查，正赶上俺走后川……”他望着船舱里几只挣扎的、咩咩乱叫的羊，“想捣腾掉，换些粮食……正要下河，他们听说俺跟你认识，姑娘非要乘乘这小船不可。”

他做了个鬼脸，不等何毅宏开口，转身跳上小船，又突然转回身，大声问道：

“小何，今年的试验林还种不种？”

“暂时定不下来，”何毅宏迟疑地向小船迎了两步，说，“等一有消息，我马上去找你。”

“太巧了，”姑娘目送着小船离岸，说：“这个梁大爷，一听说我们想到林场找你，二话没说就让我们上了船。一路上

向我们讲了不少关于你的故事。”

“故事——沙窝里抓刺猬的故事？”何毅宏望着因兴奋而涨红脸、美丽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姑娘，逗笑着说：“张珊，还想听吗？”

“那位梁大爷说，”她嫣然一笑，继续说道，“你每次去他们公社，总在他家住宿。他说，你常教他的儿子画画哩，他家的家俱全是你上的油漆。”

她说个不停的时候，发现他用兴奋、专注的目光凝视着她。她的心像被什么牵动了一下，于是用同样的俏皮目光回视他。他不好意思地躲开她的视线。他的不自然在她身上产生了条件反射，她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的父亲，这个叫张桢的老人。

“你的群众基础挺好的。”张桢向何毅宏说道。

“日子一久，也就混熟了。”何毅宏说。

“都看了吧，报纸上关于山区综合治理的文章。”

“只可惜雷声大，雨点小。”

“所以我爸爸才迫不及待来找你。”张珊插话道。

“找我有何用。”何毅宏淡然一笑说。

接着他在沉默中，帮他们背起简单的行李，沿小路向岸上走去。和父亲一起跟在他身后的张珊，这时才认真打量起他来：他，是那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何毅宏？她极力寻找留在头脑中的某些难忘的特征。她紧走几步，跟上了他。

长时间没梳理的头发，乱蓬蓬的像鸟窝，额下稀疏的胡子一直延伸到耳垂，脸又粗又黑，上衣的第五个纽扣掉了，衣角在微风中摆动着。他不修边幅，但早已失去以前那种文雅模样了。张珊心里说。当她仔细观察他的眼睛时，发现，那双因熬夜而布满细密血丝的眼球里，仍然闪着她印象中的忧郁而又令

她喜欢的坦诚光采。

“一路上小珊跟我讲起她小时候，你教她画画的事，”落在他们身后的张桢对何毅宏说，“她说，你是块搞艺术的料。有一次，你为她画了幅在雨后树林里采蘑菇的画，有小鹿和兔子，后来那画弄丢了，她哭闹了好几天呢。”

“爸爸，”张珊转身嗔怪地叫了一声。

“那时我已快上大学了。”何毅宏说。

“小珊才六岁，”张桢说。“你毕业时，她问我，黄土高原是否和《天方夜谭》里讲的飞沙走石的世界一个样。她认为你到山区工作，如同王子掉进魔瓶一样不可思议。”

“爸爸，”张珊回身拉住父亲的手，阻止他继续讲现在看来十分幼稚的往事。

“想不到现在她也干上了林业这一行。”张桢会心地向女儿一笑说。

“你得做好受苦的准备。”何毅宏放慢脚步，对张珊说。

张珊抿了抿嘴唇，没再说话，眼睛里却闪着不服气的光亮。看着她的眼睛，一阵清新的风，吹过何毅宏的心头。他望了望身后从容的河水，感动地想，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在你蹲班房的不幸日子里，除了母亲谁能频繁给你写信寄资料？！只有小珊和她的父亲呀。他们的支持使你那颗支离破碎的心得到了抚慰。你记得她代她父亲寄资料书籍时附带的短信吗？征服沙漠的人，飘流到云霓山区的鲁滨逊……你在她眼里是一位英雄，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的信浸透着纯真少女的祝福和祈祷，浸透着理解和支持。它们是诗而不单单是信。你的精神和灵魂因此得到了净化。你们之间的友情是多么纯真。

他们走上河岸，身后的黄河，越来越细小，宛如一条银灰色的绸带在桔黄色的阳光下闪闪飘动。张桢不时地望着何毅宏

和女儿，笑着说：

“小珊很想再听听你的故事。”

“只怕讲不好。”何毅宏逗笑着向张珊说。

“不要紧。”张珊说。她看出他的目光里有一种难言的苦衷，马上后悔自己不该接应父亲的话。可心底仍被一种新奇感驱动着，极想详尽地了解他的一切，她心想：爸爸告诉我的仅仅是些皮毛，关于他的真实情况并不多，比如他的恋爱，比如他父亲埋的地方。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她随口建议道。

他们在小路旁的一个沙丘上坐下，张桢望着黄河，沉缓说着：

“山区建设，省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吵得不亦乐乎，至今拿不出个统一意见。”

“目前从上到下都在大喊建设‘四化’，可一点具体的办法措施也见不到，”何毅宏顺着张桢的目光，凝望着黄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眼下山区社员连肚子也混不圆。刚才梁大爷就是去捣换粮食的。”

“是啊，空谈的人太多了。”张桢应和着说。

“省里对‘退耕还林’的主张，是何态度？”

“虽然这是科学、正确的主张，谁又敢直说。反右时，你父亲就是因为‘退耕还林’的问题，才被扣上右派帽子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旧事重提，你父亲不幸……”

“这么些年了，你为何不把父亲埋的地方告诉我们？”张珊突然责问何毅宏。

何毅宏皱皱眉头，低下了头。张桢咳嗽一声，阻止女儿再问下去。小珊是好意，我理解她的心，何毅宏暗想，父亲的梦想真要变成现实了？他抬起了头。

四周的景物突然发生了魔幻般的变化。远处云览山像一位刚苏醒的村妇，掀动着身上的睡衣，从飘渺轻盈的薄雾间露出丰满健壮的躯体，在柔和的阳光下，对着黄河梳妆打扮起来。经历了严冬后的褐红色面孔，放射出柔美成熟的光泽。山脚下的沙丘、戈壁，已有了星星点点的耀眼的绿色；近处，低洼地的土壤，微微颤动着，草籽已开始膨胀、萌动。

西南方向，云览山的一个巨大豁口处，像一只雨后大蘑菇似的林场，闪着橙绿相映的奇异光芒。它的前端，巨鳄头似的流沙，贪婪地窥伺着它。

“如果没有云览林场，”张桢不知什么时候，目光转向了林场方向，指点着前方说，“下面十几个生产队的命运是难以想象的。”

“遗憾的是面积太小，”何毅宏说，“对一千万亩的沙荒地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但它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张桢说。

“混混沌沌，茫茫苍苍，”张珊眺望着说，“给人一种远古时代的感觉。”

“以前这儿的确有过那样的情景。”何毅宏说。

“你考证过？”

“我以前在戈壁滩上捡到不少人类早期的石斧、石锄和骨针呢。”

“据我和你父亲考证，”张桢说，“三百年前，这一带曾有不少的森林。远在秦汉时期，沃野千里，仓稼殷积，水草丰美，羊群塞道。唐朝中后期，因民族纷争频繁，战争毁了大量农田，战火烧毁了这一带的全部森林。王昌龄的《出塞》诗中所写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就是当时战祸的真实写照。不过，他可没注意生态的破坏哟。公元413年，夏

王朝都城统万，筑城后四百年，不幸葬于沙腹。李益有诗道：‘茫茫沙漠广，渐远郝连城。’郝连城其实就是统万。”

“现在郝连城在哪里？”张珊问。

“这你得问毅宏了。”张桢说。

“大约离这儿三百多里，”何毅宏指着林场的前方说，“我们考查时，曾发现过一块城楼的砖匾。”

“你们看，”张桢指着西北方向的茫茫沙海说，“这一带全是明末至解放前三百年内的产物。其间这儿迁走了约五万人……刀耕火种，乱砍滥伐，植被丧失殆尽。解放后，仅1958年大跃进的垦荒运动，就使几万亩农田沙化了。再继续下去，全县三十万亩耕地，将在几十年内被沙子吞掉。何等严酷的现实啊。”

“有那么危险？！”张珊睁大眼睛，将信将疑地说。

“问问这云览通，”张桢向何毅宏努努嘴说。

何毅宏光是微笑，没有说话。

时间已不早，他们站起身。张珊迈着有力细碎的步伐，上身向后微微倾斜，衬出那发育丰满的胸脯；她的脸上闪着新奇的神情，大眼睛不停地四下张望，棱棱的鼻子一噙一噙兴奋地吸着河岸上吹来的带泥腥味的清香；垂在肩上的发束，被她不时轻轻地甩向背后。

她身上漾溢的青春活力吸引着何毅宏，他默默地想，她已经完全变样了；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当张珊注意他的专注目光时，脸上立刻泛起了羞涩的红晕。何毅宏放慢脚步，他意识到，他们过去的纯洁友情中间，正在竖起一道令他伤感的无形墙壁。

二 往 事

何毅宏和张桢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吃晚饭的时候。尽管天色还早，为了让他们早点休息，他还是离开了他们。关于山区综合治理的方案，已理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张桢决定将何毅宏的建议，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他执笔设计的总体方案中。在实验室里，他微笑着踱来踱去，丝毫没有疲倦的神情。张珊暗暗地为父亲不虚此行而高兴。从父亲的神情中，她已意识到，何毅宏将在他的方案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张珊早早拉亮了灯，仔细观察屋里的陈设。她拉开工作台的抽屉，取出几个切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又取出几张资料卡片看了看。这些色彩斑斓的切片和记载清晰的卡片，无论如何也难以与何毅宏粗犷的外貌相协调。她在沉思中，慢慢地、隐约地觉得，所看到的一切与她头脑中那个形象，又相吻合了。他有一双艺术家的手，她信服地想，在我小的时候，他曾几笔为我画出一片雨后的森林，那样一双灵巧的手，为啥搞不了精巧的科学试验。

“爸爸，”她说，“毅宏这一千多个切片，需要耗费多少个日日夜夜。”

“早晨在河边，你没看见他那双发红的眼睛，”张桢走近女儿的身旁说，“最近，他看了报上关于山区建设的讨论文章，一定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他急切地等待着序幕拉开的这一天。”

“那时他父亲——你的大光叔叔就可以平反昭雪了。”

“我们的扫墓计划怎么办？”

“他一直不肯告诉我们埋葬他父亲的地方，我想主要是他父亲没平反的缘故。社会强加给他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